

我絕沒有聖召

Paul Mimbi神父講述他如何發現加入主業會的聖召。他於1982年晉鐸，並已在肯亞的奈洛比教授道德學和神學多年。

2010年7月15日

1971年9月，我就像許多準中學生一樣，忙着不停地夢想著開放在我眼前，追尋著更高深學問的多樣選擇。那個時代，很少人能讀到中學。至於能進入國家的唯一大學奈洛比大學的，更是少之又少。大學只有一千個招生名額——土木工程系只有55至60

個名額，而這正是我想要攻讀的學系。也因此，正確地選所好中學，對一個學生而言格外重要。

改變心意

正巧在這個時候，學校宣佈有兩名來自奈洛比史特羅斯摩學院(Strathmore College)的老師將來我校進行一些面試。只有少數幸運學生被選中能參加這場面試，因為史特羅斯摩學院只開放給我的學校一、兩個名額。

期待的那天終於來到，那少數幾名深受殊榮的學生們充滿着期待。之後David Sperling和Martyn Darkard蒞臨了，我不知道我的面試表現得如何——實際上我並不滿意我回答問題的方式，但是我記得在那一瞬間，我萬分渴望能進入史特羅斯摩學院，而這促使我做出了一個輕率的決定：除了史特羅斯摩學院，我寧願放棄進入其他中學的機會。

校方已經建議我們要慎重地將自己的選擇按等級編排——從高志願的中學到低的，以免錯失任何一間中學。然而正與一切謹慎方法恰恰相反，我只做了一個選擇：史特羅斯摩學院；儘管史特羅斯摩學院在當時出了名的高學費學府。我知道自己發了瘋，但是我不在乎，並將一切決定告訴我的父母親。他們有點擔心，卻不堅持要我更改我所做出的決定。這肯定是因為他們眼見到我是多麼渴望進入史特羅斯摩學院。

在1972年1月和2月間，事情的發展達到最高潮。同學們都受准進入他們心儀的中學，而我卻仍未收到入學通知。我開始責怪自己之前不慎重考慮、堅持孤注一擲，將所有的雞蛋放進史特羅斯摩學院學院的籃子裏。之後，在3月間，那久等的信件終於來到。雖然事隔多年，我仍然記得那份充滿內心的喜悅。那應該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。當父母親看到我的興

奮時，他們開始著手籌備我的學費，儘管深知那將得花上一大筆錢。

史特羅斯摩學院 Strathmore College

當我到了蒙巴沙(Mombasa)火車站時，幾位身穿校服，來自不同中學——奈洛比中學、里納那中學、阿里恩斯中學等等的學生，已經在火車站的候車處走上走下的，可以看得出他們頗為自滿。他們可一點也體會不到我的喜悅！

後來我在二等艙遇到一位二年級生，他也成功進入史特羅斯摩學院。我們成了朋友，然而這份友誼卻是短暫的。因為他開始冗長地解釋主業會是如何掌控史特羅斯摩學院，要我小心和主業會會員的相處。雖然他喋喋不休地唸到三更半夜，我卻什麼也沒聽進去，因為我早被錄取史特羅斯摩學院的興奮之情淹沒了。

學校設立於拉飛頓葛林 (Lavington Green)，奈洛比一個比較高檔的地

區。我對它的第一印象是：乾淨整潔、有秩序條理、所有人，包括同學和教職員都以紳士般的舉止對待我。我立即感到賓至如歸。我覺得這學校將會帶給我恆久的影響。

當事事開始逐一進行時，我了解到為什麼史特羅斯摩是所引人注目的學府。隨即就開始上課了；老師們都非常有能力，然而卻也都很單純、率直、樸實、腳踏實地又和藹可親。我非常驚奇在用餐時，我竟能與校長David Sperling同桌，並且暢談天下事。他甚至以Kiswahili語和我交談。

學校住宿生有二百多人，學生不單只是從肯亞大多數的部落而來，也有從東非各處：烏干達、坦薩尼亞、甚至遠道而來的桑比亞學生，和亞洲人、歐洲人。真可以說是一幅人類的拼花鑲嵌圖。後來，我得知史特羅斯摩學院是東非第一所多種族學校。

我們得知宿舍行政人員提供多項靈修活動：一些特別講座、圓圈會

(circles)，Tigoni中心研究會。縱使遲了些，不過我也發現每天晚餐後，小聖堂內有舉行誦唸玫瑰經。我和一位朋友，Chris，開始參加一些這類活動...雖然有一些同學認為我們受「主業會手足關係」所吸引。不久後，另外兩個朋友，Wency 和 Mike也加入我們。現在我們是四個人了，可以進行同心協力的抵抗。

我邁向主業會的旅程轉捩點發生於1972年6月。那時我在Tigoni中心參加讀書會。當我在翻閱些書本時，偶然在小教堂的圖書架看到一本書

《路》。我得說這本書實在令我印象深刻，事實上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它。我只在用餐時稍稍停止，並等不及在吃完後再繼續看這本書。看完後，我想得入神...

竭力爭取

後來那一年，大概在10月左右，圓圈會的主任對我談起聖召。我強烈否認我有聖召。之後，在他的堅信不移

下，我說「或許是可結婚會員吧！」他也就此打住，這讓我鬆一口氣。11月和12月，我參加劍橋普通文憑考試。我決定留在奈洛比，一面等待成績，一面工作。我只回去家鄉一星期，同時告訴我的父母親有關「主業會的事」，那時已“生米主成熟飯了”。不過由於他們對主業會認識不深，所以沒引起他們什麼反應，他們只知道Strathmore學院「超棒」。

之後我回去奈洛比工作，並於1973年1月6日，請求加入主業會...接著發生的事都已是歷史了...